

张
弛
著

绘帝国
原创长篇小说

QUN MENG

群氓



凤凰社
FENG HANG PRESS

张弛 著

绘帝国
原创长篇小说

QUN MENG
群 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群氓 / 张弛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00-3037-4

I. ①群…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6150号

群 氓

张 弛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游灵通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张诗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32 印张 7.62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037-4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41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弛，新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毕业，新疆青年签约作家，全国公安文联首届签约作家，乌鲁木齐市文联理事。至今已在《当代》《十月》《花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万字，作品曾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2001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等书刊多次选载。著有电影剧本《离海最远的孩子》（已拍摄）等。

1

这是一个特别倒霉的星期一早晨。头天晚上，陪着老公和儿子去吃夜市，老公因为骂单位领导骂得太投入，不知不觉多喝了两杯。贾梦桃的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劝阻老公身上，儿子就趁机一股劲儿地往嘴里塞烤肉，结果老公喝多了，儿子也吃撑了。儿子一晚上哼哼唧唧翻腾个不停，早晨就多赖了半小时的床。等把儿子送进三十九小，只差五分钟就到点了。周一的早晨，派出所户籍室是要排长龙的。贾梦桃一边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还躺在床上醒酒的老公，一边心急火燎地不停地伸手打车。这可是早高峰时段，一辆接一辆的出租车都满座。贾梦桃能感觉到自己从手势到表情都在苦苦乞求，已经毫无女性的矜持可言。可那些拉上座的出租车司机呢，个个目不斜视地踩着油门扬长而去，对流落路边的贾梦桃连瞟都不瞟一眼。

好不容易望见上游方向一辆出租车亮着“空车”的红灯朝她疾驶过来，还没顾上松口气，她就听见身后一阵橐橐的皮鞋声。她一回头，就见一个男的正恬不知耻地试图超过她去抢那辆出租车。刚刚松弛的心一下又提起来了，她也不得不撒开丫子朝出租车扑过去。然而，就在她朝出租车扑去的时候，出租车却与她擦肩而过，好像为了来个公平竞赛，特意刹在了她和抢车男的中间。本来已经慢下来的抢车男，一看峰回路转，又作势欲扑，她也不

得不猛一个折返，咬牙朝车门扑过去。就在抓住门把手的一瞬间，她觉得吃重的右脚一个趔趄，脚腕一阵钻心的疼，她还没顾上心疼自己，就望见刚在车门外刹住脚的抢车男，对她摊手耸肩做了一个无赖兮兮的动作，咧开一嘴栅栏一样稀疏的龅牙，尖声嚷道：“姐姐，抢啥抢的？混到这岁数还没个车开呀？！”

车子忽地启动起来，这时才顾上脚腕那股子钻心的疼痛。其实脚腕上的疼痛还算不了什么，最刺痛人的倒是抢车男的那句揶揄。类似抢车男这种十字街头摸爬滚打的无赖，在形形色色的市侩斗争中，早练就了一副尖牙利嘴，他们很清楚心尖子上最软弱的那块地方在哪儿，朝哪儿戳能让对手一口气上不来差点就能吐血。被这种货色咬上一口，好几个月都缓不过来……贾梦桃只觉得脸皮木木的，她把脸扭向车窗外，不愿让司机看到，一边悄悄地活动一下脚腕，想试试还能不能上班。虽然还一阵阵地疼，但似乎还没到要上医院的程度。突然，她觉得鞋跟有些不对劲儿，就像一颗松动了的，就快掉下来的牙齿似的，给人一种既害怕又心疼的感觉，她低下头一瞧，真的已经藕断丝连了！那可是上个月才买的爱马仕，花了她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她终于忍不住了，酸热的泪水从眼角涌出来，顺着脸颊慢慢往下淌……

走进建设路派出所的时候，户籍内勤贾梦桃一眼就望见，那条长龙已经盘卷在那里等待着她了，她的情绪彻底跌入了谷底。

办结了排在最前面的十余个群众，沮丧败坏的心情刚刚有点趋于麻木的时候，她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办落户。”

她并未抬头，只机械地接过那人递过来的材料，刚扫了一眼，第三监狱的鲜红印章赫然映入眼帘，这是一张刑满释放证，而且名字似曾相识，叫代宗义。她心里咯噔一下，不由抬头一望，一张脸正悬在头上不到一尺处，略向下俯视着她。那张脸就像是一

块拙劣的、尚未完工就被抛弃的花岗岩雕塑，布满了粗粝的斧凿痕迹，斑斑点点的凹坑就像月球表面的环形山似的，突显出一种荒凉冷漠的气息，长年累月暴露在旷野之中所经历的风吹日晒雨雪冰雹，好像使沙尘渗进了皮下，恐怕这辈子也别想再清洗干净。尤其那目光，冷漠而又迟钝地凝注在你的脸上，就像是经过多年牢笼圈养仍未驯化好的野兽，混沌麻木的眼神中，兽性若隐若现。

贾梦桃心中一激灵！她猛然想起，此人一个月前就曾来过，记不清当时怎么打发走的，咋又回来了？！他那句低沉的“办落户”又在脑子里回响起来，口气里透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好像在给她下命令，好像不给落就不行似的！贾梦桃一阵心堵，但又有些莫名地紧张，以她的经验，既然上次办不了，那自有办不了的原因，这次来，不会是来无理取闹的吧？看看那张脸，起码十年大刑出来的。贾梦桃心里越发紧张，做好了对付人的心理准备。果然，当她把身份证号一输入，电脑显示没有此人的户口底册。为慎重起见，她又输一遍，还是没有此人任何信息。

“对不起，没你的底子。”

“没底子到底啥意思？”

“就是我所辖区没你这个人。”

“当年服刑你们给我销了户我当然没底子了，现在我出来了，这不是按政策来恢复的吗？”那人把释放证又往她面前推了推。

看来他脑子里的东西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也许他哥判刑的时候走过这套程序。贾梦桃强压着不耐烦，皱眉解释道：“服刑人员早就不销户啦，改革啦！”

两只麻木冷漠的眼珠子愣怔了片刻，好像在费力地理解这件事，终于明白过来了，说：“依你说我的户口还在你这儿啦？”

“没有！没有！给你说了没有！没有你这个人！”

贾梦桃终于按捺不住了，把电脑屏幕转向那两只迟钝的眼珠子。眼珠子在电脑屏幕上找不着北地扫视了一番，只看见一行字——“查无此人”，感到更加困惑了。只得按照他的逻辑继续问下去：“咋会没有我这个人呢？我这不好好地站在你跟前吗？朝阳汽车配件厂不是在你们派出所管区吗？”

“配件厂早倒闭啦！”

“厂子倒闭户口也跟着倒闭吗？！”眼珠子不再迟钝了，两道凝聚着穿透力的光芒从里面射出来，射在贾梦桃的脸上。

贾梦桃避开他的目光，略带慌张地嘟囔了一句：“你找三监重新给你开呀，可以投奔你父母呀。”

“算了吧，你已经这么打发过我一次啦，他们那边只给有钱人落户！”

贾梦桃明白了，他结过婚不符合投靠父母的条件，又没钱买房。她一抬眼，那副挑衅的目光正咄咄逼人地射在她脸上。

“那我就没办法了，下一个！”贾梦桃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就再也不理劳改释放犯了。轻蔑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自己最省力，却最能刺激对方。

后边的群众把劳改释放犯挤到一边，满脸堆笑地递上自己的材料。贾梦桃一边审看材料，一边心里却并不安定。她眼睛虽盯着材料，实际上并没有看进去，余光一直注意着释放犯，知道他根本就没动窝，依然趴在柜台上，而且那一对迟钝冷漠的眼珠子一直盯在她脸上不放松……他没按常理出牌（暴跳如雷），他想干什么？她管不住似的又偷眼一望，两道真正的凶光，那种暗藏着兽性的凶光，正一眨不眨地凝聚在她的粉脸上，好像要用目光把她的脸熔出两个透明的窟窿。她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但表面上不得不强撑着。她假装要上电脑查询什么，把自己的脸转向了电

脑屏幕，手指盲目地在键盘上操弄着……直到余光告诉她趴在柜台上的释放犯终于走了，她才悄悄松了口气，她费劲地干咽了一口唾沫，问刚才的群众：“刚才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魏广财，名儿太贱，不光您，谁都记不住……”群众不无内疚地答道。

2

代宗义两手插在衣袋里，盲目地在人民路上游荡着。

在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外面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马路两边高楼大厦耸入蓝天，不但轮廓奇形怪状，而且外表晶莹透亮，好似水晶堆砌。十五年前显得宽阔的人民路，如今被两侧森林般的高楼大厦夹峙着，变得像深山峡谷一般，又深又窄。走在这峡谷里，连太阳都很难照得到。路人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超过去，急急忙忙地不知在奔什么远大前程。尤其令他诧异的是，十五年没见面，全国人民都发财了：当年全配件厂只有厂长才能坐一辆桑塔纳，如今马路被锃光闪亮的小轿车塞得满满的，车流像肠梗阻似的，一截一截地蠕动着。当年全配件厂只有厂长好不容易弄了一部大哥大，动不动在公共场所掏出大哥大“五十万！一百万！”地喊叫着谈项目，如今呢，街上随便什么人都能掏出手机打电话，连一个从垃圾筒里拾塑料瓶的环卫工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接电话，商量着中午吃凉皮还是吃凉面之类的事。看来，在沙漠农场种糖萝卜的这十几年，社会在高速发展，群众在普遍发财。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打上手机了，都开上小轿车了。只有他，从那个时光孤岛似的劳改农场里被扔出来，发现自己的一切都还停留在

十五年前，不但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且连户口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孤独和焦虑，近一个月来已经愈演愈烈，后果就是越发加深了他的仇恨，对这个滚滚向前再也追不上的社会的仇恨。而这份仇恨最终又会具体化，化为对女人的仇恨……十五年的牢狱之灾，十五年的非人折磨，都是一个女人强加给他的。在大田里劳动的时候，他更是发现，有很多狱友都是被女人害到号子里来的。每次陷入这种想法时，一首诞生于三十年前的囚歌就会在脑海里响起那苍凉忧伤的旋律：“朋友啊，记住我的教训吧！世上的女人都是毒蛇……”

不知为什么，在十五年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代宗义对齐惠云一个人的仇恨逐渐地弥散开来，慢慢扩展为对所有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的仇恨，甚至形成一种对女人的“仇恨哲学”。每当他遇见一个狱友，自称是被女人害进号子里的时候，他就特别感兴趣，千方百计地靠近他，打听他的案由和故事。他们那种被女人所害的遭遇，愈强化了的那种观念，为他那“仇恨哲学”的大厦添砖加瓦。他与他们一起对各自的悲剧命运感叹唏嘘，并且一起对女人发出恶毒的诅咒。事实上，熬到最后几年，支撑他熬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他一定要活蹦乱跳地走出这座监狱农场，等他有了自由之后，他就要慢慢地、极有耐心地实施对齐惠云的报复，他要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折磨她，既让她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还要让公检法抓不住把柄，不能把他怎么的。说到更高的理想，他还要想办法当一回女人的统治者，让她们像狗一样围在他的脚边摇尾乞怜，让他随意摆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心理已经成为代宗义的人生信念，是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这种心理经过多年浇灌滋

养，已经在他头脑里盘根错节，并且滋生出许多触觉灵敏的枝枝蔓蔓，顺着脑神经的脉络延伸到各个角落，稍有刺激就会触发起来，引起脑海里一阵冲动。比如一个小时前在派出所，那位漂亮的女警官当众对他表示轻蔑的时候，他脑子里“蓬”地一下就点燃了一片屈辱和愤怒的火海，有一个瞬间甚至陷入那种无法控制的白热。又比如，半小时前当他精神恍惚地横过马路，被一辆豪华轿车里漂亮时尚的女驾驶员连按刺耳的喇叭驱赶到一边的时候，他激动得立马从地下抠出了一块地砖，准备砸扁那辆轿车的后备箱……不过，经过十五年牢狱生活的磨炼，他学会了控制这种冲动，他不会让其盲目发作，而是要将其转化为一种可控的、执着绵长的力量，为实现最终目标提供动力。

他望着那辆扬长而去的宝马轿车，喃喃地说：“卖×挣下一辆车，了球不得啦！”把地砖扔到一边，拍拍手，他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去。总感觉今天上午遭受的刺激太多，在胸中窝下了一股邪火，如不想办法发泄一下，心里就过不去似的难受。不知不觉他就从人民路拐进了旁支的小巷，虽然潜意识中有个大致方向，但七拐八拐的，他也不知自己拐到了哪条小巷。他进去的这些年，大马路之间像蛛网似的新修了许多小巷道，车辆一旦从大马路蠕动的车流中挣扎出来，一头扎进小巷里，就像漏网之鱼似的轻松快捷。他于是明白，新修的这些小巷道是为了让那些多出来的汽车有路可跑的。这些小巷子都是一些倒闭的老企业被肢解开发后形成的新边界或新通道。在这些小巷子里，景观可就没有大马路上那么豪华壮观了，路两边都是老企业老单位那些红砖裸露、墙皮剥落的楼房，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院墙。浑浑噩噩的退休老汉老太太，提着小板凳在小巷里挪着脚步，对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浑然不觉。拔鸡毛的、刮鱼鳞的、洗杂碎的、卖菜的、卖肉的、炸油条下馄饨的，毫无章法地拥挤在

街边，由于无人管理，满地都是斑驳的菜叶垃圾，鸡毛鱼鳞，猩红的血水顺着街边的洼地细水长流地淌进阴沟的栅栏盖板里去。鸡毛鱼鳞羊杂碎的腥荤膻臭与炸油条卤肉蒸包子的馋人香气混杂在一起，让鼻子有些反应错乱。眼前的情景，反而让代宗义找着了当年的生活气息，感觉很亲切。不像在豪华大马路上那样感到一种排斥和紧张。一条条小巷越来越熟悉，他渐渐地意识到，在懵懵懂懂的大方向的指引下，他终于还是来到了当年生活过的那一片地面。虽然个别夹杂其中的新建筑让他感到一阵陌生和发蒙，但大量的老旧建筑越来越多地与十五前的记忆叠映在一起，许多新开辟的道路，也都一一在记忆中找到了出处。他如鱼得水地在小巷子里游荡着，一种踏实的感觉慢慢地从心底升腾起来。当看到那座绿铁皮屋顶的苏式建筑工人俱乐部时，他终于彻底明白了自己所在的位置——红旗机器厂与他当年所在的朝阳汽车配件厂之间的那条小巷。当年的土路已经被修成了一条柏油马路，路两边开满了小店，东边一排都是小饭馆、小商店，路西边呢，长长一溜不是理发店就是洗头洗脚房。他立刻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突然感到那种发泄一下的愿望或许就要实现了。他朝那排小店跟前慢慢地晃悠过去，一边用眼神与坐在店门口的小姐们进行着无声而微妙的交流。小姐们几乎可以说是都光着大腿，把自己晾在街边展览着。然而，她们的神情却颇为倨傲，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睥睨着路人，好像一般人还买不起似的。别看她们那花里胡哨，大白天里面也闪着串串灯的小店，竟也有一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气派。代宗义与小姐们对眼的时候，对方的目光只在他脸上漫不经心地一瞥就移到别处去了，显然一眼就认出他是个穷光蛋。

代宗义压着邪火，慢慢朝前踱步，快走到那排小店尽头的时候，他望见一家洗头房门口坐着的一个小姐，小姐正把摊在大腿

上的超短裙一下一下地撩起来给自己扇凉，穿着黑丝袜的大腿在短裙的幽深处若隐若现。看见代宗义望她，小姐朝他微微一笑，笑容中有种召唤的意味。代宗义两眼紧盯着小姐慢慢踱过去，走得越近他的内心越感到震动和紧张，小姐的长相似乎越看越像齐惠云，但他忽然意识到，齐惠云的长相应该不会停在十五年前一成不变吧？！他晃了晃脑袋，从那种恍惚感中挣脱出来。一旦清醒，他就有了一丝疑问，小姐为何没有排斥他这个一望便知的穷光蛋？论长相她可比前几个睥睨他的都强多了。不过，看上去唯一有点奇怪的是，小姐大夏天也戴着双黑手套。

“怎么样？忙吗？”代宗义拿他那对富有穿透力的眼珠子凝视着小姐的脸。

“不忙，闲着呢！”小姐笑意更浓，似乎对他的搭讪感到好笑。

“闲着？陪哥潇洒一把，去不？”

小姐对这种十几年前的招嫖用语愈感有趣，忍不住咯咯咯地笑起来：“你给多少钱？”

“随大流呗。”

3

直到中午下班时分，贾梦桃才把排队群众打发完。刚休息下来，代宗义那张脸就挤进了她的脑子，他两只凶光毕露的眼珠子让她印象深刻，始终放心不下。像这种十几年大刑出来的人，心理状态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把他逼急了，万一哪天给你弄出个杀人放火、诛灭九族之类的大事，责任倒查到你头上，就划不来了。即便没有这么严重，像这种没脸没皮的万一哪天大庭广众的

给你弄个难看，或者跑到上面去一趟一趟地投诉你，你就划不来了。如今绩效工资比重越来越大，事情弄大了如果影响个人的绩效工资，甚至影响到全所甚至全分局的精神文明奖，那就更划不来了。

贾梦桃干了十几年户籍内勤，不知跟多少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吃别人的亏也不少了，早过了那种不蒸馍馍争口气跟人赌气吵架的年龄。如今的她遇上事了，经常用划得来划不来这个标准来衡量。有些事刚想由着性子来，往深里一想，唉，划不来呀，耷拉下脑袋干吧。

就如代宗义的户口问题，实际上他八成是这里的户口，否则三监是不会无缘无故把他打发到这儿来的。可是为什么电脑的人口信息库里没有呢？原因很简单，别看电脑呀网络呀神通广大，鼠标一点，天涯海角的人都可以给你翻腾出来。可当年从纸质资料往电脑里录的时候，那也是靠人手一指头一指头敲进去的。那时候，电脑还不算太普及，公安网建成还没多久，很多基层的户籍内勤大姐，就是那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提起电脑就头皮发麻。操作程序记不住，抄在纸条上压在玻璃板下面，一到用电脑的时候，看一眼纸条按一下键盘，嘴里还念念有词生怕搞错。那时候电脑还有个毛病，不知怎么惹着它了，它就突然给你来个死机，所有的工作量瞬间消失，真可谓一步不慎，满盘皆输。所以当年的户籍内勤大姐张青霞一提起电脑就满嘴牢骚，甚至说是咬牙切齿也不过分，对于把过去堆积如山的纸质档案资料全部录入电脑，张大姐抵触情绪很大，说电脑还不如过去手抄本方便。她的这种情绪、这种言论经常被所长严厉批评。所长站位很高，说用电脑，用网络，是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张大姐的思想和言论，那是反潮流而动，简单说就是“反动”。

“少拿你那套‘反动’言论影响咱们年轻人！”

贾梦桃还记得当年的所长经常用这种半开玩笑的口吻批评她师父张大姐。老所长就有这么个习惯，喜欢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敲打下属，如果你还不当回事，玩笑就变味了，立刻就跟你翻脸让你难以下咽了。因此所长落个绰号“笑面虎”。所长还喜欢以赏识重用年轻人的方式来刺激使唤不动的老同志，给他们制造危机感。这对有些爱面子的老同志还真挺管用，但对张大姐这样破罐子破摔的老油条，那也就没什么效果了。张大姐曾经翻着白眼跟贾梦桃嚷嚷着说：“他还能把我咋的？还能把我搞成副民警？！”

那时候，张大姐认为贾梦桃是所长的心肝肝，肯定会把她的这些威慑性言论传到所长那儿去，从而使所长对老同志适可而止。她哪知道，贾梦桃那时过的是何等战战兢兢的日子。一方面自己年轻，胆子又小，在所长面前哪敢造次，唯有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另一方面，所长拿她当红缨枪一次又一次地捅张大姐，张大姐能不恨她吗？可毕竟长年累月的她要在张大姐手下工作啊，虽然电脑强，但户籍业务她可没张大姐熟，还要跟她学习呀。她那时真可谓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好不容易熬到张大姐提前内退了，才结束了这种日子。

贾梦桃由代宗义的户口问题，不知不觉陷入一种怀旧情绪之中，忍不住对自己年轻时的工作和生活回顾咂摸了一番，不容易啊！那时候很多旧的纸质户籍资料，就是张大姐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情绪之下，录入电脑的。可想而知，挂一漏万的错误之处那是在所难免的。张大姐内退之后的这些年，由她埋下的定时炸弹每年都要炸响那么十几颗。有的是名字写错的，有的是父亲年龄比儿子只大那么三四岁的。群众平常也把这类差错不当回事，一牵涉到现实利益了，就开始心急火燎地找公安。一找就找到她

贾梦桃头上了，贾梦桃替张大姐擦屁股，每年都要擦上那么十几回。有些屁股还好擦，比如改个名字什么的。有些屁股可难擦了，比如改年龄，那是要牵涉到很多现实利益的，当官的总想往年轻里改，好延长延长政治生命。劳动人民呢，总想往老里改，好提前过上好吃懒做的退休生活。找上门来的群众可谓各怀鬼胎，真假难辨，每一例都要做大量的调查，稍有不慎，不是遭上级批评，就是遭群众投诉。因此，贾梦桃对于给张大姐擦屁股的事已经厌烦之极了。比如处理眼下代宗义的户口问题，她就得到档案库房里去翻老底子，看看是不是当年被张大姐漏掉了没有录入人口信息库。

然而，去库房翻弄老底子正是贾梦桃极为害怕的一项作业。因为三年前，正是在地下室的档案库房里，发生了令她终生难忘的“猪头灵异”事件。那天，也是为一个难缠的人到地下室去翻老底子。当时天都快黑了，贾梦桃来到黑暗阴森的地下室台阶口，已经有几分犹豫不决。那天也怪，当她咬牙走进黑暗的地下室时，走廊另一端的一个通向地面的出口处，仿佛有个人影飘忽而过。越走心情越紧张，库房门口的灯也坏了，就在她摸索着开门的时候，她的手猛然间触摸到一个冰凉肥厚的嘴唇，那凸出的嘴唇周围布满了扎手的须毛，她吓得一哆嗦，按亮了手机屏幕，在蓝幽幽的微光中，档案库房的门上悬浮着一颗怪异的头颅，头颅的脸上眼睛半闭着，浮现着一丝冰冷凄凉的微笑……

事后证明，挂在档案库房门上的是一颗猪头，还特意割去了两只耳朵，因而猛一见显得十分怪异可怖。派出所把这件事扎扎实实当作案件来侦办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恶作剧，这很可能是打击对象的卑劣报复，往大里说，这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挑衅！但是，这个案件始终也没有侦破。派出所的侦破能力究竟有

限，但所长又不愿意把这件事捅到外面去。猪头作为物证，就存放在派出所食堂的冰柜里。大约三个月后，新来的食堂大师傅不明情况，把猪头卤成美味的猪头肉，当作所里的早餐小菜。所长听说了恼羞成怒，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件事捂起来冷处理。时间长了，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消化在派出所民警们的肚里了。

这件事对贾梦桃刺激太大，当时她就被诊断为急性惊恐发作，住了半个月院。时间过去很久了，她心里的病根也没有除去，稍微黑暗一点的地方，她一个人不敢去，非得求人陪着一块去。她很痛苦。所长也慢慢注意到这件事，为了给所谓的“猪头灵异”事件去神秘化，他私下里把这个案子的真相告诉了她：派出所的办公用房问题区里一直拖着不办（嫌派出所在水北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处置中不给力）。因此，派出所长年租用着某单位的临街旧楼。旧楼的一楼租给了一家餐厅。这么多年过去了，某单位不敢给派出所涨租金，而餐厅的租金都快翻了一番。餐厅刘老板认为他这是变相替派出所交房租。由此，那年某单位又一次给餐厅涨房租时，餐厅不干了，要增加透明度和派出所攀比房租。两家闹僵之后，餐厅一怒之下搬走了。而“猪头灵异”事件就发生在餐厅搬走之后不久。

但去神秘化的效果并不明显，所长的合理推测并不能抹去地下室留给贾梦桃的恐怖诡异的印象。每次不得不去档案库房翻老底子时，必得找一个男民警陪着。贾梦桃人如其名，长相甜美可人。头两年的时候，不管哪个班儿的民警摊上了，都很乐于陪她下地下室。次数多了，很多民警也就不耐烦地开始推托。女人的思维方式跟男人的不一样，贾梦桃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老了，不吃香了，成了别人眼中的“贾大姐”了。也许对那些男民警来说，